



「薄媚·恋香衾」

舍得二十年家国，舍得八千里河山，只要有你笑答，让我生命璀璨。
不想倾心相爱，化一场烟花灿烂；怎奈相思刻骨，换一生情深缘短。

寂月皎皎

著

上

BAOMEI LIANXIANGQIN

恋香衾



薄媚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恋香衣
BAOMEI LIANXIANGYI

BAOMEI LIANXIANGQIN

寂月皎皎
· 著

鳳凰出版傳媒集團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薄媚·恋香衾 / 寂月皎皎著.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1. 5

ISBN 978-7-5399-4441-8

I. ①薄… II. ①寂…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068773号

书 名 薄媚·恋香衾 (上、下)
作 者 寂月皎皎
出版统筹 黄小初 侯 开
选题策划 戚兆磊 秦 瑶
责任编辑 胡小河
文字编辑 秦 瑶 郝永伟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南京中央路165号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700×980毫米 1/16
字 数 457千字
印 张 41
版 次 2011年6月第1版, 2011年6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4441-8
定 价 49.80元 (全二册)

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13911704013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楔子

- | | |
|-----|-------------------|
| 1 | |
| 5 | 第一章
有凤来仪，一望隔香尘 |
| 19 | 第二章
不忆卿卿，满枕蝴蝶梦 |
| 35 | 第三章
自在飞花，紫陌红尘笑 |
| 50 | 第四章
雨乱云迷，误断同心鬟 |
| 65 | 第五章
惊破檀心，且看蛟龙腾 |
| 80 | 第六章
满眼韶春，舞影落花霰 |
| 94 | 第七章
风波迭涌，月影下重帘 |
| 109 | 第八章
鸾帷凤枕，记取同心结 |
| 125 | 第九章
锁衔连环，铜驼夜来哭 |
| 139 | 第十章
冷露惊梦，峭风梳骨寒 |

154	第十一章 乱草昏鸦，连鬓并暖处
172	第十二章 记取鸳盟，暮暮复朝朝
186	第十三章 沉醉芳尊，酣梦笙歌里
201	第十四章 佳期如梦，双星写良夜
216	第十五章 灯蛾惊火，堪叹未了人
232	第十六章 憔悴春柳，幽恨黄土中
249	第十七章 金丝帐暖，杯酒寄天真
267	第十八章 江山如画，欢游莫辜负
282	第十九章 不忘深盟，素笺啼红痕
299	第二十章 刀光如雪，一霎魂魄惊

CONTENTS
〔目录〕下

315	第二十一章 春梦沉酣，不记几时眠
330	第二十二章 情深缘浅，曾记倦寻芳
344	第二十三章 粪土珠瑜，相与约白头
360	第二十四章 惊雷骇电，无计相回避
375	第二十五章 泪咽无声，薄情如飞絮
391	第二十六章 恨卿两意，故来相决绝
406	第二十七章 华胥莫醒，深院落花寂
421	第二十八章 愿解尘缨，青灯照素心
436	第二十九章 焚尽相思，天长佳期短
450	第三十章 怵梦成魔，途穷能无恸
467	第三十一章 掬尽心血，谁作断魂啼

481	第三十二章 暂续鸾胶，冷看风雷激
494	第三十三章 惊风破雁，犹解情思绕
508	第三十四章 香奁一梦，莲根丝多少
523	第三十五章 釜底抽薪，求断落花恨
538	第三十六章 逆天无路，何人共从容
553	第三十七章 飘蓬转烛，夜踏关山雪
568	第三十八章 镜花水月，天教心愿违
584	第三十九章 千山暮雪，只影向谁去
598	第四十章 蝶梦无凭，何处觅归舟
616	第四十一章 委玉埋香，青山不解愁
634	番外 花开荼蘼，且醉春梦酣



楔子

大周皇宫，静宜院。

残灯淡月，纱窗映着女子浅浅的身影。

屈身，扬袖，旋舞，灯光里飘扬的水袖，似正飘扬在春日里的落花。

唐天霄仿佛听到了女子爽朗的大笑声，瑶琴中跳跃的乐音恍如山间急涌而下的泉水，一路俱是欢呼，伴着他自己的愉快的击掌声，绵绵不绝……

“皇上。”

靳七看了一眼身后侍立已久的随从，低低地提醒。

唐天霄眸光凝了凝，终于从那道舞动的身影上移开。

这冬夜，万籁俱寂。

笑声，琴声，泉水声和人的欢呼声，瞬间消逝。

他慢慢地向前踏出脚步。

落叶铺地，满目枯黄，被踩踏时发出了阵阵低哑的低吟。

靳七轻轻地推开门。

破落的门扉吱呀一声，好似要从门轴中脱落。

早有七八名壮实的太监守在屋内，其中三人手中捧着乌木托盘。

他们见唐天霄进来，便一齐伏地施礼，三只托盘被置于地上。

唐天霄淡淡扫过，掌心愈发地凉。

短剑，白绫，鹤顶红。

堵住了屋中女子所有的出路。

可这女子似乎根本没注意到这些将要置她于死地的御赐之物，甚至连皇帝走到了近前都不曾理会，依然跼足，仰身，振袖，翩翩起舞，意态潇洒，神情安闲，似只沉醉于自己的舞蹈之中。

她依然风清神秀，冰肌莹洁，并不见身处冷宫的憔悴萎黄，只是腰部好像比以前丰满了些，腰间使力时略显僵硬，不若平时那般挥洒自如。

也许她这一次没有撒谎，她真的有孕了。

但也可能，将她腰间束带解开，里面不过垫了几层巾帕。责怪她时，说不准她还会翻个白眼，反问他一句：“哄你开心几日，不可以吗？”

唐天霄眼眶有点发热，高声喝道：“可浅媚！”

那个叫可浅媚的女子仿佛顿了顿身子，嘴角忽然泛起一抹顽皮笑意。

她欺身上前一步，长袖一挥，长袖飞快地缠上了唐天霄的脖颈。

“大胆！”

原来跪在地上的内侍们大惊失色，纷纷起身护驾。

随在唐天霄身后的宫人却只是低下头，甚至有和女子相熟的，脸上露出黯然之色。

唐天霄几乎毫不犹豫，一手将她右手臂腕扣住，另一手从她的左臂滑过，飞快地一剪，一旋，已将她另一只长袖扣上她自己的脖子，却没有用力，只和她对他一样，将对方松松地缠着，却紧紧地靠着。

经历了多少次同样的嬉戏，一切不过是本能的反应。

四目相对，很不均匀的鼻息扑到对方脸上。

可浅媚缩了缩脖子，嘴唇有些发白，可嘴角却和以往一样微微地往上弯着，连眉眼都轻轻地上扬着。

“下面皇上是不是该亲我了？”她嚣张地笑了笑，“若我再说什么同生共死，皇上该嗤之以鼻了吧？”

唐天霄试着弯了弯唇，却发现自己实在没法笑出来。

他松开了可浅媚，也把缠在自己脖颈的袖子拂下，才道：“你叫朕来，有什么事？”

可浅媚低眉看着自己垂落的袖子，忽而浅笑道：“没什么事。皇上几次让我为你舞《薄媚》，我一直没舞。刚看到太后派人送这些来，我忽然想起，若再不舞上一曲，恐怕没机会了，所以才请了皇上过来。又没琴声歌声伴着，其实也没什

么好看的，是不是？”

唐天霄点头，“是没什么好看的。你的《薄媚》，舞得很浅薄。”

“嗯。”可浅媚长吸一口气，咽下嗓间的一点颤音，笑道，“我还想问一问，地下这些东西，是太后的懿旨，还是皇上的意思？”

唐天霄盯着她，凤眸眯起，慢慢问道：“你自己觉得，你该不该死？”

可浅媚捏紧拳，答道：“我该不该死，我自己说了算！也许……你说了也算！旁人说了，都不算！”

她唇角依然含笑，亮如曜石般的眼眸却有火焰腾腾跳跃，一瞬不瞬地看着唐天霄。

唐天霄胸口越来越闷，仿佛喘不过气。

许久，他居然退了一步。

“皇上……”

靳七去扶他。

这时，外面忽然传来内侍急报。

“报……皇上，南楚信王和交州庄氏兵马突破了成安侯防线，正攻往都城西门！”

唐天霄蓦地回头，指着可浅媚，“你！”

可浅媚垂头，低低地笑，“七叔，庄大哥……”

她垂眸，湿了眼眶。

唐天霄拂袖，转身踏步而出。

屋中内侍的嗓子仿似能穿破北风那般。

“太后懿旨——赐淑妃可氏，死罪！”

远方，城门处的烽火腾起，烈烈灼空。

近处，静宜院也在瞬间失去了平静。叱喝和惨叫声中，忽有一片火光，冲天而起。

唐天霄再回首，望向那片火光，步履忽然踉跄。

“浅媚，浅媚，呵，薄……薄媚……”

《薄媚》，大曲的一种，可编歌舞。

南宋董颖曾以《薄媚》作《西子词》，叙越王勾践用美人西子施展美人计复仇之事。吴灭越兴，西子被划以妖类，殒于绞绯之下。

渺渺姑苏城，潺潺越溪水，枉记得那沉鱼落雁貌，却换不回随风而逝的香魂

悠悠，遗恨绵绵。

西子范蠡泛舟西湖，不过是个美好的传说。却不知，馆娃宫里曾经的罗裙翩舞，是在为谁艳丽绝世？

这世间，亦无人知晓，怡清宫里曾经的嫣然浅笑，是在为谁明媚无双？

得时莫喜，失时莫悲，回首都不过大梦一场！

〔第一章〕

有风来仪，一望隔香尘

大周嘉和十五年。

春风吹碧，春云映绿，银塘似染，金堤如绣，江南山水如画。天子脚下的瑞都城外，更是芳景如屏。

鹰唳长空，有少女爽朗的笑声割破春风十里。

一骑枣红色的骏马飞驰而过，从官道斜次里冲到一旁林苑之中，细碎银片和无数小小铃铛碰撞出悦耳的叮当声，在激烈的马蹄声中交汇。

远远的，有一队随从紧紧地追了过来，领头的异族武士高声喊道：“公主，快留步！那里可能是官家苑囿！”

马上的异族少女甩着杂在银片流苏中的乌黑辫子，扭头笑了笑，脸颊上露出了深深的酒窝。

“官家？”

她语带嘲讽，不以为意地转过头，拍马直奔入林苑中，寻找逃入其间的野鹿。

可惜树丛深密，藤蔓四布，一个不留神，便失去了野鹿的踪影。

她徘徊寻找之际，那边的随从们已经奔近，夹杂在异族武士中的一名中原男子拍马上前，向那少女禀道：“公主，此地似乎是沈大将军圈定的苑囿，我们不宜久留，还是先走吧！估计大周皇帝派出的礼部官员，也在等着了！”

“已在等着了？呵，行！”

她口中这么应着，一双眼眸犹自四处打量寻觅着，墨黑瞳仁映着春日里碧蓝的天空，如曜石般闪亮。

中原男子正要松一口气，感慨自己终于能把这趟头疼的差事交毕时，那少女忽然笑了起来，“看，大雁！”

旁人还没弄清怎么回事，只闻嗖的一声，羽箭划破长空，一只大雁应声而落。

少女扬着脸笑道：“看着吧，瑞都城下，一样少不了我的战利品！去帮我捡回来，正好给礼部接我的官儿做见面礼！”

“是！”

两名异族侍从应道，飞马奔了过去。

少女兴致勃勃地驱马也赶向前时，前方的树林间传出了呵斥声。

围着坠落在地的那只大雁，两名异族侍从和七八名中原人争执，偏偏语言不通，不得要领。侍从想要抢回那只大雁复命时，对方领头那身材微胖的贵公子喝道：“哪里来的不长眼的蛮夷？给我打！”

那些手下还没来得及动手，少女已经赶过来，用汉语喝道：“哪里跑来的臭男人，给我打！”

那贵公子未料到自己的地盘还有人敢斥骂他，抬头看时，不觉微一失神。

少女一身墨青色的大袖长袍，头戴银冠，细细的发辫中夹杂了无数的银色流苏，衬得她越发肤白如玉，眉目如画。可偏偏是这样的美人儿，正横眉冷笑，红蓝白黄的彩色衣缘挥舞之际划出一道绚丽的彩虹，晃得他目眩神驰。

异族侍从见他失神，忙用剑屈身只一挑，便把那大雁挑起，飞快地抓在手中，往少女身边退去。

少女扬眉一笑，便要转马离去。

贵公子这时才醒悟过来，喝道：“这是我们沈家的地界，把东西留下，本公子不怪你等擅闯之罪！”

少女身畔的中原男子忙低声道：“公主，留下东西走吧！这人是沈公子沈朝旭，沈大将军之子，皇后亲弟，不宜得罪！”

“是吗？”少女抚着缠于腕上的长鞭，散漫地笑道，“卓锐，你到底是不是大周皇帝的贴身护卫？畏畏缩缩哪里像个男人！白白浪费了个好名字，不如改个名儿叫卓无用吧！”

她转头向那沈朝旭说道：“大雁是天上飞的，不是你家养的。何况我还赶了一头野鹿到你们家庄园里呢，怎么算都是你家占了便宜！你爱小家子气，那是你的

事，我就大人有大量，不和你计较了！”

她一边说着，一边带着随从，扬鞭便走。

沈朝旭又是恼怒，又是尴尬，喝令手下，“截住他们！这还反了天了！”

眼见沈家侍从冲过来，少女也不放慢马速，反而快马加鞭一径往外奔去，并扭头用土语吩咐手下，“给我打！”

跟着她奔过来的异族武士足有二十多人，都是一等一的高手，只听她一声令下便拔出兵器冲上前去。

他们出手狠辣剽悍，人数又占了绝对的优势，不过片刻工夫，便将沈家众人打得灰头土脸，之后绝尘而去。

待他们起身，那位少女早就跑得无影无踪了。

沈朝旭揉着摔疼的胳膊，扭头看了眼那些狼狈地爬起身来的手下，怒道：“去查查这是哪儿跑来的野丫头！”

有机灵的手下回答，“这女子身边随从众多，又被卓护卫称为公主，可能是北赫送来和亲的可烛公主。成安侯刚刚告辞时不就是要预备迎接北赫公主吗？”

沈朝旭眼珠子差点掉下来，“和亲，她？”

北赫是想和亲，还是想挑起两国战端？

嘉和十四年，北方的北赫国因屡受天灾，无力大举南侵，遂提出结亲修好。

大将军沈度、周绍瑞等人都上书要求趁北赫势弱时北伐，周帝唐天霄不置可否，却允下了北赫的亲事，并同意在边境设立互市，用中原的茶叶、丝绸、药材等换取北赫的马匹、皮革等物。

丞相杜得盛私下问唐天霄时，唐天霄才叹息回答，“大周五年前才灭了南楚，占据江南，其后的康侯之乱又持续了近半年时间。老丞相可知大周有多少子民为之流离失所？又有多少将士血溅沙场，让家中老父母白发人送黑发人？北赫是北疆大患，朕又岂能不知。不过如能让双方休养生息，那便是造福苍生之事。”

此话传出，一众文官称颂不绝，纷纷赞誉当今天子厚德载物，有好生之德，必得苍天庇佑。又有一众武官不以为然，暗笑唐天霄懦弱无能，勉强平定了康侯之乱，又沉溺于美酒佳人，不思进取了。

嘉和皇帝唐天霄以九岁幼龄登基，朝政先后被摄政王和其子康侯唐天重把持，他只管每日走马弹雀，溺于歌舞酒色。摄政王薨逝，唐天重欲自立为帝，又起叛乱，唐天霄一度被逐出瑞都，后来在定北王宇文启、交王庄遥、大将军沈度、周

绍瑞等人辅助下逐渐站稳脚跟，又得唐天重亲弟唐天祺临阵倒戈相助，这才平定了康侯之乱。

大臣们见他平乱之时镇定如常，指挥自若，很有王者气度，以为他从此必定会专心朝政，成为一代英明帝王。谁知回了瑞都，他依旧无心政事，每日不是在后宫美人中玩闹，就是微服出巡。寻美食，赏美景，甚至有流言说他曾痴迷于一位青楼名妓，差点为她和另一位不明身份的贵家公子动起手来。

这样的君主，自然称不上英明。好在宫中有久经忧患的宣太后，朝中有杜得盛、沈度、宇文启等得力大臣，久战之后凋敝的民生倒也渐渐恢复过来，面对还时不时来场大战的北疆，众武将当然是跃跃欲试了。

不过唐天霄说了同意修好，到嘉和十五年正月，北赫的可烛公主便姗姗而来。

天色已暮。

交王世子府内，莲池之畔，水香榭中，当今大周皇帝唐天霄正半倚在软榻上，对着漠漠烟水出神。

今年似乎比往年更冷了些，快进入二月了，荷叶连半个叶角儿都没冒出来，空荡的水面卷着阵阵的湿冷之气，扑面而来。

站在一旁侍奉的交王世子庄碧岚问道：“皇上，夜间天冷了，要不要关上窗户？”

唐天霄懒洋洋地回答：“关上窗，还能看到什么？”

可开着窗户，对着黄昏里显得更加灰暗的空旷水面，又能看到什么？

身后，一名身材高挑的女子回答：“关上窗，就能闻着案上那株春兰的花香了。给暖炉一熏，更是香得浓郁。”

“雅意，你冷了？”唐天霄站起身，说道，“那关上窗吧！”

他宽袍缓带，容貌俊秀，凤眸黑亮干净，流转着明珠般的光泽。几缕发丝散乱地从玉冠中脱落，头发显得有些凌乱，他也不以为意，甩了甩头走到那女子跟前，问：“你泡的好茶呢？”

那女子答道：“已经凉了。刚唤皇上，皇上像是睡着了，没理会。”

“哦，朕刚睡着了？”唐天霄眼中闪过孩子般的迷茫，苦笑道，“那朕便喝凉的吧，只要是你南雅意泡的，朕都爱喝。”

那名叫南雅意的女子便不答话，也不劝阻，眼看着唐天霄将那盏凉茶一饮而尽。

唐天霄随手把挡住目光的散发拂了拂，侧头问：“靳七，什么时辰了？”

他的贴身太监靳七立刻答道：“快到亥时了。”

“亥时……”他的眉目舒展了下，“那个打了沈朝旭的北赫公主，应该已经到京了吧？”

靳七道：“申时便到了，成安侯已把她安排在驿馆住下，等待皇上传召。听说……”

“听说什么？”

“听说她把打来的大雁送给了成安侯为见面礼，成安侯哭笑不得，悄悄地把那大雁送还给沈家了。”

“呵呵……”唐天霄抿着唇角，像在笑，却听不出笑意，“连成安侯也忌惮着沈家呢！”

他转头向庄碧岚说道：“听来这女子十分有趣儿。要不朕把她指给你如何？横竖朕只答应北赫和亲，并没说一定是纳为妃嫔。”

庄碧岚微微一笑，“皇上若坚持，臣并无异议。”

“哦？”唐天霄盯着他，“数度指婚给你，你都一口拒绝，怎么这次这么听话？是这个北赫公主真有特别之处，还是……你认为朕不敢把她指给你？”

庄碧岚神色不动，淡然回答：“臣不敢。臣只是相信，皇上天资过人，英明睿智，绝对不会做这样的事。”

唐天霄哈哈大笑着踏向门外，一路指着庄碧岚说道：“朕实在懒得理你，真是无趣！”

门外，早有一顶不起眼的马车候着，见他过去，马夫立刻悄然打开帘子，露出里面精致的陈设。

花梨木的车厢内壁精雕细刻，花鸟虫鱼栩栩如生，椅子上铺陈着柔软厚实的虎皮软垫，让看似普通的马车透出了皇家的威凛之气。

唐天霄闪身进了轿，稳稳地吩咐，“回宫！”

因他是私访庄宅，庄碧岚、南雅意不用跪送，却还是将他送出了大门，久久伫立于路边。

等行得远了，唐天霄轻轻掀开车厢后壁的帘子向后望时，只见庄碧岚正伸手摘去南雅意鬓上一片落叶，然后解了自己的外袍，披到南雅意身上。

两人执手立于阶下，俱是素色衣衫，宁谧了夜晚的流光，连薄暮也显得温柔起来。

他记得，少年时南雅意和他一起，也喜欢鲜艳美丽的衣裳，是什么时候起，她舍弃了所有的浮华艳丽，选择了庄碧岚喜欢的素衣清淡？

或许，当年她喜欢那些鲜艳美丽的衣裳，是因为自己喜欢她的艳丽夺目不可方物？

就像，如今她喜欢那些清清浅浅的衣裳，是因为庄碧岚喜欢一袭淡白衣衫素衣翩然？

回宫不久，唐天霄正倚在榻上随手翻看着手边摞成小山的奏折，便听内侍通报，沈皇后和其父沈度求见。

“来了！”他侧头朝靳七笑笑，“传进来，朕正想着朕的皇后呢！”

虽是夜间，沈度还是深红色绣团狮的一品武将穿着，沈皇后更是盛装而来。一身正红色织锦凤袍，九凤翔舞的精绣姿态各异，栩栩如生，随着她步履的行进振振欲飞；高高的朝阳五凤髻，簪了一枚华贵的飞凤展翅大挂钗，凤嘴衔着一枚红宝石，垂缀下数缕晶芒闪烁的珍珠流苏，在描绘精致的面庞旁投出点点透亮的光斑。

看着二人上前参拜，唐天霄忙叫左右扶起，笑道：“朕刚还在和靳七提起皇后呢，这就来了！凤仪，数日没去熹庆宫，你好像更漂亮了！”

靳七忙点头称是，干笑道：“可不是么，皇上刚还在说，说心里记挂着，待会儿要去看看皇后娘娘呢，可巧就来了！”

沈皇后本来端着脸，此时当着父亲的面，也不由得红了脸，低声道：“臣妾谢皇上记挂，皇上有这个心就好。”

几句家常聊毕，沈度便上前谏道：“皇上，这个番邦的什么公主，泼辣蛮横，不知礼数，如果进了宫，不知会闹出什么样的笑话来。”

唐天霄眼皮都不曾动一下，慢悠悠地答道：“既然是番邦女子，你还指望她懂中原的礼数？闹笑话就闹笑话吧，朕还就想看看笑话呢！”

沈皇后早知自己至尊无上的夫婿行事任性，根本没法用这些所谓的礼法来约束，忙倚到唐天霄身畔，笑道：“其实臣妾和父亲都是担心皇上的安危。皇上你想，这个什么可烛公主无法无天，可以不问是非对我这皇后的弟弟大打出手，难保不会对皇上无礼，她又是个会点武功的，臣妾实在担心……”

“你还是担心自个儿吧！”唐天霄指着沈皇后笑骂，“朕虽说不上身经百战，也是多少次大战里身先士卒拼杀过的吧？大将军，你说说，以朕的身手，需要担